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五十五目錄

浙江嚴州府

徐舫　商輅

胡拱辰　姚夔

宋旻　徐貫

徐懷　俞藎

俞諫　王浚

補遺

何海　洪弼

衢州府

鄭辰　金實

樊瑩　周文興

趙鎧　吳哻

何倫

補遺

葉貞　吾紳

毛愷　王璣

王敏

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之五十五

浙江嚴州府
衢州府

徐舫

徐舫字方舟桐廬人故簪纓家自幼有俠氣好馳馬試劍兼善攻毬蹴之戲視拘拘法度士不屑也稍長幡然悔曰此豈君子道耶即從師受章句爲進士業操觚爲文輒爛然成章巳而又悔曰是如蠹書蟫出入于故紙中何有終期哉人生貴適意曷習古歌詩吟咏性情庶幾少遂其願耳先是睦多詩人唐有皇甫湜方干徐凝李頻施肩吾宋有高師魯滕元秀世

號爲睦州詩派舫悉取而諷咏之鉥肝劌腎期超遒
之乃巳積之既久圓熟璀璨明珠走盤而玉色交映
也舫猶以爲未足出遊江漢淮浙間與名士相摩切
而詩道益昌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蘇天爵聞其賢力
欲薦之舫曰吾詩人爾其可縻以章綬耶竟避去築
室江皐日苦吟於雲煙出沒間翛然若與世隔因自
號曰滄江散人天大雪乃泛舟釣江中終日戀戀若
不忍舍去見者疑其非世間人元季兵亂益韜閉不
出易爲隱者服人莫知其蹤跡所在庚子夏金華宋
濂青田劉基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同赴　太祖召出

雙溪買舟泝桐江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於江濵揖劉基而笑且以語侵之劉亟延入舟中葉章二人競來讙譆各取冠服服之竟欲載上縣川丈夫覺之乃止濂疑之問於劉曰此何人斯諸公乃愛之深耶劉曰此睦之桐廬徐方舟也濂故聞其名亦起而鼓譟爲驩共酌酒而别聲迹不復相聞有瑶林滄江二集各若干卷唐詩通考若干卷藏於家舫平居喜怒不形于色無急步無疾呼罔測涯際性向風義宛陵羅氏率五百指來避兵舫衣且食之病者注藥死無所歸則擇地藏之久而

弗懈事平具巨舟載之還家丙午正月以疾卒壽六十有八

商輅

商輅字弘載淳安縣人幼穎敏卓越游邑庠時學諭王端卽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弗利乃入太學李文忠時勉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皆第一入爲翰林院修撰丁卯　英宗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車駕北狩　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

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即眞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故遺於虜營虜得榜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　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伏謁命草詔稱旨賜酒果馬匹既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宮阮浪等被重刑猶欲窮治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有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皆無累三年壬辰初議易儲輅謂此國家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何敢議此

明日有旨會官議附和者衆竟易儲尋遷兵部左侍
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五年甲戌鍾同章綸
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輅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景
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保傅止進兼
官擬輅陞兵部尚書會有沮之者諸總裁皆止進兼
官謫豈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寺
卿衆愕然不滿丁丑春　景泰帝不豫與陳循等倡
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援筆增二語云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
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

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軏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勉以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刺後以不能慫臾石亨意坐削爲民軏去後　上每念及而近倖輩排擠愈力意不復召　憲廟卽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之軏於次年春至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復舊任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才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加納之戊子以地震乞休不允是夏　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軏與彭文憲時力言祔葬祔廟以體先聖篤夫婦之懿昭今　上全母子之情斷

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爲感動卒從之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詆訐輅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䘏人言至詰責言者輅言臣嘗勸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加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特允所言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庄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庄爲又番酋滿四叛官軍往討未下廷臣規再出師邀功有危語輅與彭時執不從未幾捷至　上喜賜輅等俘奴各一已丑冬暖陳時政之弊辛卯冬彗見復上八事言極懇切多見稱納　上一日議及郕

王監國輅縷言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者𣺬泣下、上聞之亦泣遂復　景帝號壬辰以天下水旱相仍請省科斂減力役寛兩稅弛利禁悉從之是冬奉勑修資治通鑑綱目乙未夏進兼文淵閣大學士丙申加太子少保改吏部賜冠帶一品服時禁中欲建玉皇閣於宮北得輅言遂寢其事夏月皇子薨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內外稱贊貴妃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爲

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見撫之人情事體誠爲
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
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至情愜衆
人之公論逾月東宮母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
事殯斂悉如禮尋因黑眚見條陳弭災八事曰番僧
國師不得重給符券曰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曰諸
色人許直言自達曰分遣部使者慮囚以理寃抑曰
停不急營造曰實三邊軍儲曰守緣邊關隘曰增置
雲南巡撫又宮門災工部請命中官採木蜀楚輅爭
以爲不可　上皆加納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

內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內外官卧不帖席輅
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云用此
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
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嚴厲輅正色曰朝臣無大
有罪該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之京官大
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備渠一日擒械
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
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改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
懷恩聞之咋舌而退即日輒去西廠由是見忤於直
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

中主之略亦決於求去遂加少保給驛以歸抵家十載始卒贈太傅謚文毅幹丰儀山峙襟度淵澄早擅三元旋登内閣以經濟爲已任以薦賢爲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亹亹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罔夷然不較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切建朋艮多卒之身退名完德業著於當時風聲聳於後世先後蒙賞賚金幣之類頻腆而自處泊然一主考會試五爲廷試讀卷官皆稱得士於書無所不讀爲文渾厚雅贍詩主平淡不雕刻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胡拱辰

胡拱辰字拱之淳安人正統戊午中浙江鄉試會試復前列庚申除授黟縣在官歲餘上無逋租下無爭訟三年上蹟吏部民持盤費追送境上一無所受乙丑除福建道御史院長陳鎰風紀最嚴拱辰獨當其意凡諸擬議與十三道推讞刑名彈奏貴近必經其手戊辰三月丁父憂己巳八月北虜犯邊吏部遣使齎命至家奪情起復馳驛還京虜塵既息景泰元年庚午　欽賜五倫書四書五經各一部調除江西道自試職至實授凡八年屢上封事皆嘉納之是年陞

貴州布政司左參政時大理寺丞王恂巡撫貴州坐委分守威清至永寧二十九衛所地方後過安莊衛至白水堡本堡作叛乍服爲患有年犵狫蠻頭日沈時保挺身出見揚言我管下作惡者衆願得一號令與我去鈐束他不如此恐他日不便拱辰厲聲叱之曰但斬爾頭籍没爾財產此即號令無他也沈時保股栗口噤不敢仰視堡中軍民官爲之乞憐姑釋之還嚴過普定以告副總兵方瑛遂遣普定衛指揮郭貴往擒之至則併其妻子處以軍法其患始息過赤水衛則服女土官奢貴之悍不復擄掠過畢節衛則

平宣慰使隴富之亂道路遂通癸酉丁嫡母憂丙子
復補廣東布政司天順元年丁生母憂庚辰起復仍
補廣東成化乙酉陞廣西右布政使時地方賊寇猖
獗人民受害拱辰以勦賊有功陞四川左布政使壬
辰陞南京右副都御史癸巳提督操江乙未五月改
除南京兵部右侍郎是年十二月改除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戊戌陞南京左副都御史甲
辰陞南京工部尚書丁未年及七十乞歸許之壽進
榮祿大夫弘治辛酉　孝宗特令有司月給食米乙
丑詔進光祿大夫且賜綵幣羊酒問勞丙寅壽九十

武宗特遣行人齎勅存問兼賜羊酒戊辰卒九十有二諡莊懿拱辰歷事　五朝服官四十八年位列八座不遇大節慶不衣緋與衣繡非待賓奉先飲食不豐先世室廬之在故鄉者未嘗增飭尺寸清慎之名傳播中外性尤嗜書常校正南海神祠嘉忠錄文式學則鐵崖先生古樂府陳剛中詩集又常著作雞肋集錦官稿從征稿華封記事山居雜咏亦拙齋詩集敬所雜著稿皆行於世

姚夔

姚夔字大章桐廬縣人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會試

乙榜入太學進業時祭酒李時勉司業趙琬一見

爲偉器待以殊禮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龍同登進

士時人榮之癸亥擢吏科給事中首疏八事多見采

納甲子夏旱奉命祀北鎮雨應時至都御史王翺鎮

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立碑於廟乙丑秋母

夫人疾醫弗效藝顙天願以身代尋瘥丙寅持節冊

封晉府疾卒變以不獲奉湯藥爲恨號慟屢絕奉柩

南歸居喪盡禮遠近從遊士雲集多所造就服闋復

舊任已巳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士勸郕王進議

未決詢諸六科夔曰朝廷任用大臣正謂社稷計何

必詢諸小臣衆乃詣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月虜大
舉進逼京城衆議戰守不一夔言兵敗之餘人心未
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勑宣府遼東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
進與京軍內外夾擊未幾洪義統所部兵來賊果一
夕遁去景泰庚午春廷臣交章薦夔才堪大用陞南
京刑部右侍郎時刑部規矩廢弛夔嚴肅整飭獄無
滯囚壬申改南京禮部奉勑考察雲南官吏黜陟允
當癸酉還朝遂留禮部尋賜誥進通議大夫丁丑春
景泰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夔強之出十四日率文武

大臣於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議立　皇太子上丕
懇請未允次日夔欲率百官伏闕以請是夕與學士
商輅議定遂歸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夔屬輅具本
稿有　陛下爲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
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夔躍然舉筆於立上添一
復字時同官鄒幹等俱稱善已時入朝衆議合文武
大小官僉名以一樣寫二本因遲延至十七日早變
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勢焰可畏
夔視之如常亨憾其不附已乘間調夔南京　英宗
素知夔爲人且聞正月立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陽

二品服轉禮部右侍郎戊寅吏部左侍郎缺　英廟
召大學士李賢詢之賢以姚夔對遂調吏部有貞定
守以重賄賂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奏
稿來判夔擲筆大言曰吾寧不爲此官必不判此稿
事竟止亨敗附者降黜而夔之名益重癸未遷禮部
尚書階資善大夫夔詳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
上深嘉之甲申　憲廟嗣位命侍經筵賜白金文綺
成化乙酉　上耕籍田幸太學皆從夔所請宴賜有
加丙戌會試夔知貢舉預上數事以杜僥倖閏三月
月進資善大夫五月夔率羣臣上封事大要以節儉

奉天和爲主　上嘉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正月賜
金織麒麟文綺七月以災異疏見乞致仕不允朝鮮
進海東青蘷言非故事宜下詔自今非常貢之物不
得進以示不寶遠物之意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
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
以繁子嗣然此事自　陛下身上用非求神奉佛所
能致也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流其餘
庫府金銀綵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自費用内局
諸作匠役未爲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仍乞每日
視朝之後依　祖宗及　英宗皇帝初年未變時故

事篤御文華殿留心講筵裁決政事開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一服食之所一言動之間悉遵祖宗舊規以回天意上嘉納之會慈懿皇太后崩上命別擇葬地內閣大學士彭時商輅等執不可繼之以疏下禮部議要會群臣議以為宜與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裕陵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上答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聖母在上事有窒礙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逆致

有他虞豈得爲孝今當於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
崇祭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其體朕意夔會羣臣復奏
大意云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
成法 祖宗之成法卽 先皇帝與 母后猶不敢
違況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 先皇帝之
心損 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爲至孝當起敬孝以
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用尊
無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
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羣臣再奏夔等言益切謂或
者曰 上爲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於彼殊

不知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葬裕陵並享太廟略無輕重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　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　宣宗晩年追復　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可知矣又況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議乎後復繼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葬祔廟如禮九月彗星見夔辭職不允巳丑會試夔爲知貢舉官三月上疏乞祭先塋復不允六月

遷吏部尚書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夔熟於事體釐
正庶務剗革宿弊品藻人物進退惟公中外稱慶以
爲得人庚寅雨雪失時夔率諸司條列政務其末且
言可憂之事以冀感悟辛卯秋加太子少保遣中官
賜羊酒寳楮是夕彗出軒轅夔上疏反覆諷諫言無
所諱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夔疏言自前歲彗星示
變以來四方漸覺多故朝廷處置事宜往往不爲深
遠之圖自古禍亂常起於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
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於目前也　上以其
言命禮部卽會議行夔自是憂形於色食不甘味上

疏乞罷歸田里不許已而疾作日轉劇臨終謂子壁
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
吾過言弗及私夔精神秀朗器識宏偉平居接人開
心見誠汲引人才惟恐不及自奉儉素雖貴無異寒
士天性孝友每語及二親輒嗚咽流涕處兄弟無間
言視羣從猶已子遇宗戚中貧乏之濟之無德色文章
豪宕經書疏義學者宗之立朝三十餘年憂國之心
老而彌篤說者謂其可屬大事其著述甚富所存燕
蠹堆稿一十卷卒年六十贈少保謚文敏

宋旻

宗旻字弘澤淳安縣人登景泰辛未進士授大理寺左評事天順三年陞本寺正八年陞本寺右丞成化五年陞大理寺右少卿八年陞大理寺左少卿十一年陞大理寺卿二十年陞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二十三年致仕旻爲人厚重接物詳愼謙抑在棘寺年久以仁恕稱及在兩廣承韓雍平定後號稱無事旻亦以靜謐鎮定之至　武宗即位以年八十已　上遣使即家賜白金文綺鄉邦榮之

徐貫

徐貫字原一淳安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福建參政布政山東左布政使拜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陞工部右侍郎尋轉左至尚書加太子少保以修清寧宮進太子太保以疾乞致仕許之未幾卒贈太保謚康懿賜祭葬如例貫溫厚明敏在職方久熟于邊務謀畫章奏一時郎署稱首巡視福建海道料理蘇松水患績多可紀其在遼東風裁益著人咸稱之

徐懷

徐懷字明德建德人天順庚辰進士拜刑部主事進

員外郎讞獄明允民稱無冤成化丁亥擢僉江西憲臺明慎如秋水而風力過之安福有民陳萬年者恃險爲虣號爲洞主民間貲女捜掠殆盡官兵莫敢誰何懷至福得狀密檄隣封千戶王杲知縣李愷領兵快以行杲愷疑激變懷怒曰汝知檄行變生在我於是直擣其穴擒斬巨魁散其脅從福民始安龍泉有廖姓居隣湖湘初以僞尸賺財堡卒獲之誣以強刼廖懼潛通親黨四百餘掩堡不備夜奪之堡卒報湖帥發兵往捕廖遂嘯聚山澤衆且萬變聞懷兼程至泉廖無反狀特爲湖兵所激遽令散伍受降衆遂潰

擒廖等倡亂者十數人斬之泉民安樂平民朱堂姪留乞患惡疾堂恐傳染逐之一日丐市中堂見之恥誘令歸杖殺瘞之弟挺與里人丘瓘交惡瓘覘挺至其鄰家欲毆之挺逃只獲其義男[illegible][illegible]而釋之趙歸堂匿之而以所瘞留乞為趙尸訟瓘坐以抵死懷覆訊曰義兒當有父母或親屬令逮之堂聞遂無人色懷益疑密拘果得趙瓘始白永豐民羅益鉉與其徒孔俊等數十人素頗不檢偶鄉有被盜失去衣九十件首飾十數衆疑益鉉等捕其三十餘人於獄并搜其所有以抵賍謂連劫七家也拷死者七餘亦誣服

唯益鉉家赴訴於懷懷怪其刼多而贓少乃取贓衣禁之新製紅表藍裏者示失主益鉉云是吾妻之衣禁匠製也失主云是婦之衣婦製也因逮匠與婦至雜他衣與別匠檢出前衣曰此衣某手製也婦猶執爲已衣懷詰縫用何色線婦曰色線如衣匠曰表裏皆青驗之如匠色失主又云婦於火光下覘得益鉉并孔俊貌懷出所捕者數人令婦雜視之婦指一人曰此益鉉也又指一人曰此孔俊也益鉉旣誤指孔俊已久死獄中矣捕者抵罪益鉉等俱得釋江右屯田積弊多端催科最大賃耕次之懷分屯卒十人爲一

甲主催役年一更番周而復始則贏縮之數衆所通知催弊頓除又以田久賃則租必逋負田必易迷乃下令責其親耕因清出迷田二萬餘畝歲增屯租三萬餘石僉秋將滿陞廣東憲副奉
勅專按海瓊瓊之黎民延頸企足以相傒者久矣無何又改湖廣換
勅督屯蓋以懷在江右善理屯政故也湖地廣民稀屯多匿稅懷興革以江右法初若不堪未一二年荒者懇湮者復梗者順而惰者勸越六年共增二萬六千餘石湖之軍與隨取隨給湖民多水居易寇難獲往往白日羣掠鄉縣都憲劉懷檄懷往懷訓練兵快

所向如破竹時有巨魁饒斌者出沒猺洞恃險爲勢
十年來聞懷至卽面縛就擒餘黨悉散湖湘之民號
懷爲長城七八載間政聲籍甚　上謂不可以屯屈
擢爲憲長以溥湖惠懷則輕車熟途百廢具舉毎見
臺獄滿五十人則憂形於色必兼案疏次數月訟庭
可羅雀丙午冬擢江右右方伯尋轉左江右之民喜
曰湖人還我父母矣時贛洞寇起殺傷官兵監司帥
闔畫無定策懷曰易圖也寇甚猖獗難與爭鋒但更
番譟要截歸路則我壯彼老滅之必矣後果如懷言
郡邑吏役率以財勢叅充纔履役卽剝民以償此寇

之招也懷惟擇農民之秀者克之財勢一無所施用是民免吏禍弘治戊申　孝宗登極以左翊重鎮非懷不可遂召入都臺領　璽書整飭幽薊邊備兼巡撫地方懷出郭門首嚴關界次防偷盜又次恤疑獄時洪潦爲災衝崩關口九十餘處城垣五千四百餘丈墩臺四十六座官廳樓鋪營房三百餘屋官兵盔甲鎗牌弓矢漂流無算懷具疏　上請簡差把總有材力者十餘員領官兵分方督造懷往來巡視不數閱月谷口畫圖獻功兵器照目補足適畿甸大荒兵民失業懷恐根本動搖遠夷窺覘疏請京通薊三倉

米五萬石戶部銀六萬兩發下州縣驗口俵給一時
流徙人民達官舍餘諸人皆待懷爲命尋又疏借內
帑金帛出爲糴本分官易兌克實州縣倉廩以備後
虞畿民賴之八月錄重囚懷平反矜疑十有六起所
活甚多如隆慶衛戎丁楊海受亡命者宋瓚王玉等
八人財賂引之越關海以石毆破瓚腦王玉輩見海
身帶兇器不敢救護而去瓚昏久復蘇以此訟海訊
者議謀傷人而不死亦絞懷又辯曰瓚與玉等八人
同行海惟一身安敢殺之既殺胡舍其身之兇器而
用石耶此必玉輩有財與海而瓚獨無因與相鬭而

傷耳只宜議以鬬傷罪之辛亥春陞南京刑部右侍郎力疾抵任諸司屬以懷老法家凡大小疑獄必親受指揮而後塡案懷疏决如流無不愜服癸丑春年六十三卒

俞 藎

俞藎字廷臣桐廬人成化中以進士拜監察御史出按眞定等府中貴人傅恭家豪敓民田前御史率脂韋兩端莫敢辨藎毅然剖其田還與民且劾奏恭不法獲其党惡者數人治之時恭方幸於 上衆莫不爲藎危事且不測竟獲免出按江西九江外戚王氏

萬氏勢方烜爀其下恣横境中吏莫敢問藎執而械之貴戚斂避吉安知府許聽以剛愎凌上與臬司相訐奏事下藎時權貴必欲置聽死藎持平不阿忤權貴意謫判澧州至則檢閒田十頃以業貧士建義倉儲穀以賑饑民大築堰陂溉田可萬頃環百里無旱憂巡撫上其績擢知茶陵又知六安州時流民嘯聚於鄖急之則變緩之則爲後憂又擢知鄖陽傅詢民隱寬猛竝施學校城池祠壇廨宇方秩然修舉而忽遘疾乞致仕歸矣行至武林卒春秋五十有五藎所至喜興除利害疏滌冤獄吳橋民趙綱家居於盜莫

跡其所由起盡以御史至其地綱見于夢焉厥明捕盜六人下獄人以爲神平生博學工詩尤工書深得晦翁筆法卒之十四年仲子諫以進士拜南京監察御史進蓋階中議大夫贊治尹

俞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邑長清邑值旱饑至輒跣足走禱且賑濟其不能存者并歲春給牛種勸之耕暇則會邑諸生講析經義懇懇不倦部使者屢上其治狀戊午擢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同僚有匿親喪者諫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彼

既忘其親矣況於君乎竟劾罷其官奉　勅淸西戎
戎籍廉明不苟積弊盡革其後御史因其法不敢變
至爲師善碑以紀之乙丑轉河南按察司僉事雪花
厓賊呂梅等作亂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其黨數千
人是冬丁母憂正德三年服闋復除山西按察司僉
事逆瑾方擅威福嘗出內批遣寺丞往邊境諸郡取
兵爲他用諫慮其意不可測往白巡撫大臣寢其事
瑾大怒方欲中以法不果已已擢江西布政司參議
袁州有富民構訟累年不能決諫閱案良久曰吾得
之矣即坐其爲首者一人於獄訟遂息既而大帽山

賊鍾仕高作亂復平之功既上擢廣東按察司副使
中道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已而轉左是歲江南治水
之人公卿僉薦其才可任遂陞右僉都御史總督水
利於蘇杭乃作歌諭民築圩塘以扞水民享其利衆
議方急開白茅港諫謂港近海沙隨潮下上徒勞民
力耳上疏罷其役七年擢南京右副都御史奉　勅
操江癸酉江西奏姚源賊王浩八率五洞蠻兵刼掠
州郡勢甚猖獗　上勅往督軍吏揀選將吏運籌廟
間晝夜征凡九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又增置萬年
縣治建城池豁賦稅以功進右都御史賚白金表裏

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日徐九齡者為患尤劇積二十年官軍不能討復命師盡擒以還　上喜手詔褒奬加俸一級時宸濠方蓄異志以得　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諫不可又去其左右為惡者濠怨甚屢欲殺之乃以疾乞休濠內賄閹權以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惟開義學校鄉子弟暇則讀書賦詩而已嘉靖元年召起督漕運兼理巡撫清寃獄黜貪吏所至肅然漕政壞思減推挽之費疏請二分而折其一上下稱便寶應湖水蕩嚙堤岸命植茭蒲其側蜿蜒如龍然水患以平今所謂清龍港者是也會歲凶

又發粟賑濟全活者衆河南賊王堂等往來寇淮西諸縣諫下車未浹月即平其亂有司誣良民爲助者即審釋之皆感泣而去二年召入治院事守法詳刑明察嚴厲諸御史 敬服焉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王浚

王浚字德深號玉泉衢州建德人少有大志卓然不羣同邑張大尹見而奇之許妻以女攜授業焉弘治戊午以春秋舉于鄉正德戊辰擢進士授薊州知州愷悌宜民時逆瑾擅政中貴有占民產爲牧地者爭

之不得乃鳴于朝逮繫錦衣獄瑾誅乃釋丁丑以內
艱服闋陞刑部江西司員外郎　武廟南巡拉諸寮
疏諫被杖幾斃罰俸半年庚辰出爲山東按察司僉
事兵備沂州清愼而政肅嘉靖乙丑進貴州威清兵
備副使有土夷吳尚賢偶得宋印持以爭官搆亂設
方略擒之不費兵餉而地方以寧撫按上其事特蒙
恩賚又土舍安萬銓驕蹇不奉召淩以誠信撫之適
鎭寧土夷恃險作亂久不能平衆謂非安氏兵不可
破移檄以召卽馳赴剿平之戊子陞四川右參政未
行銓曹以貴陽軍旅方棘遂進按察使巡撫莱中丞

嘗舉以自代不果用庚寅轉河南左布政使辛卯擢
尹順天謂所親曰吾昔守薊地衝而民貧役不能堪
霸饒而僻民力甚紓吾今得均之矣蒞任未幾遂均
二州之役爲霸人所中又以直道與按治者不恊劾
其違例更役乃左遷福建右叅政歷右布政擢右副
都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奉宣德意以誠信爲撫
申以威嚴咸戴其恩革心向化數年之間師旅不興
帑儲大省南安守欲求規薦密置數百金於米囊以
獻覺而叱去之聞者悚然已亥進南京刑部右侍郎
尋改刑部未幾　九廟災遂懇乞致仕嘗曰人生貴

知足爵位原非己物見得透則無往而不自得矣素性勤儉非疾病未嘗不雞鳴而起暇則手不釋卷其服用淡如也凡祖業所遺悉推讓諸姪曰祖宗積德而發於吾輩有祿位又可與爾輩析其私耶凡親故祈請即力爲維持不責其報尤樂道人善極口稱詡過亦不能容然不藏怒焉故敭歷中外餘三十年所至無事烜赫而去後之思恒不能已

補遺

何海

何海字彥廣浙江建德縣人永樂四年舉人宣德五

年除福建道御史廵按交趾建言謫永豐知縣丁憂
復除寧國縣陞福建布政司理問累陞本省左叅議
致仕

洪　弼

洪弼字士直淳安縣人景泰二年進士除河南道御
史廵按雲南天順元年陞江西僉事丁憂復除湖廣
四年征勦靖州洞猺有功陞江西副使福建按察使
貴州左布政疏請致仕

衢州府

鄭辰

鄭辰字文樞西安人永樂丙戌進士　勑歸進學以需大用丁外艱哀毁踰禮戊子服除觀政刑部鄉人有姓邵者坐事繫部獄欲以重貲託爲求免辰堅拒不納己丑拜監察御史惟以一力自隨居室之中蕭然環堵毫無長物每日趨清獻吾師也辛卯安福民與人有怨誣以謀逆欲寘之重典　上命往察之具得誣狀而民以不寃乙未秋諸番之人有寓福建以暴悍殺人者事聞　上意其叵測命往按之給衛卒

五百以備使令比至察得番人無他止坐首惡者其餘盡釋之焉丙申人有言南京報恩寺受役囚徒有怨謗語命往驗之竟無實由是得免者以萬計谷庶人謀不軌察其實具疏以聞　上語尚書方賓曰是可謂國家耳目臣矣爾當識其名滁州人告官吏為已害既逮治矣復命辰往按之得其實多見有免

上知其忠實稱任使可以大用戊戌秋超拜山西按察使獄有姑告婦忤逆者察其誣上奏出之藩使有簠簋不飭者糾治之好惡予奪必以公不以情庚子潞州盜發有司以叛聞　詔遣大臣發兵往捕辰以

事在京師　上命亟還山西以計撫定辰曰民豈敢叛特畏徭役而已請毋發兵遂奉命往親入山谷以開喻之民見其來皆感泣願復爲良民潞得以無事辛丑　朝廷轉粟赴山海以給軍餉禮部侍郎蔚綬總之山西民丁則統於辰道遠民勞多所逋負綬下令嚴督所司於山海貸錢償之辰曰山西民貧且悍急之則鳥獸竄姑緩之使自爲計卒不肯舉貸而逋負者亦以次漸完綬雖怒辰不如令然終以爲能愛民癸卯丁內艱丙午當起復山西軍民感其德伏闕乞還原任　上從之戊申召爲南京工部右侍郎乙

卯　英宗即位特　勅遣辰往四川雲南貴州考察諸藩憲大臣至嚴覈其不職者奏罷之人皆服其公明正統丙辰有建議於大名開河引其地諸水通衛河辰以爲非便徒勞民力爾乃疏奏罷之戊午遷兵部左侍郎巳未同豐城侯李彬蒭餉宣府大同而鎮守都督譚廣不聽奏劾之事以辦集癸亥春持　節冊封鄭王長子爲世子既還得風疾　命太醫院給善藥少差即出視事疾復作醫不能愈乃告歸卒焉辰素性寬平舉止行藏多根於涵養即升沉譽毀變態不齊而堅凝之識不爲所撼故任率天理而重義

輕利恤人之患忘人之過初登進士歸人勸其與兄弟分產業不取悉以讓兄弟人有貸其大父白金百兩不能償者憐其貧取故劵焚之在山西時同僚有杜僉事者嘗與不恊及卒爲治喪妻子以艱險不能歸辰適考績乃攜至京師又爲之經營俾得還其處心之厚如此

金實

金實字用誠開化人　太宗入正大統詣闕獻書以君德民政爲綱躬行仁義虛已納諫明察善斷審於用人恭儉節用爲君德之目厚風俗尚廉耻省刑罰

薄賦稅愛民力爲民政之目　太宗嘉納其言復親
策之對稱旨命入翰林與修　太祖皇帝實錄書成
賜以金幣永樂紀元擢翰林典籍修永樂大典未幾
特選爲東宮講官時　仁宗在儲位眷顧累加丁亥
以外艱去服除陞左春坊左司直郎日侍經筵講說
詳明隨事納誨辛卯丁母憂哀毀成疾甫十年始起
任職　仁宗登極簡宮僚輔導諸王授衛府左長史
是歲復召入西掖纂述先正格言以備顧問宣德丙
午歸謁先塋　恩賜優厚拜奠既畢日召鄉黨宗戚
稍與燕樂以榮　上賜既還益以輔導爲己任　上

深敬禮之　英宗嗣位郊祀謁陵悉以命王左右之
力居多戊午春王薨巳未春爲禮部會試同考官事
竣上疏乞骸骨命下而卒享年六十有九天性至孝
少遊學宮以不得奉旦夕歡朔望歸謁必奉觴上壽
以悅親心父沒奉母宜人娛養備至友愛季弟老而
弗衰處鄉黨以誠信善則揚之過則從容規之子弟
好學者激勵而誘進之至於周貧恤難不吝所有故
人林文郎卒於京親爲殯斂歸其遺骸太學生江表
死無所托既爲治喪閲其篋得白金數十兩封識以
歸其家敦行節儉而賓客過從即命酒爲歡論談竟

日亹亹忘倦閱經史日有程限或有事妨夜必補之不以寒暑少廢故經史子書以及陰陽星曆醫卜老釋諸書悉能探其願而究其奥嘗曰人不能無非覺而正之斯善矣蘧伯玉行年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因以覺非名齋賦詩自警爲文章舂容暢達詩則和平冲淡無雕琢之病有集若干卷藏於家

樊　瑩

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幼敏悟篤學未冠知自勵屏居山寺潛心義理冬不爐夏不扇者凡三年景泰丙子舉于鄉天順甲申登進士引疾歸養久之拜行人司

行人奉使西川餽金不受王官作却金亭以表其清成化庚寅擢監察御史山東盜起奉　璽書巡剿不逾月得其首以歸清理淮陽軍所條畫事宜至今爲例已亥按雲南以檄諭交人中其要害交人懼而納欵中貴人左右撓法衆爲瑩難之瑩至開誠與語爲定要束有犯者痛繩之貴人悟而自戢後卒以善去德之終身丁憂服闋知松江府松賦重役繁自周文襄公後法在人亡弊蠹百出其大者運夫耗折稱貸積累權豪索償無虛歲而倉場書手移新蔽陳百計侵盜衆皆知之而未有以處瑩至晝夜講畫盡得其

要領曰運之耗以解者皆齊民無所統一利歸狡猾害及良善而夏稅軍需糧運綱費與供應織造走遞之用皆出自秋糧餘米既收復糶展轉迂回此弊所由生也乃請革民夫俾糧長專運而寬其綱用以優之稅糧除常運本色外其餘應變易者盡徵收白銀見數支遣部運者既關係切身無敢浪費掌計之人又出入有限無可蔽藏而白銀入官視輸米又率有寬剩民權趨之於是積年之弊十去八九而田野之間無復雖突叫呶之患考尋文襄立法初意舉其徧弊而通融之以爲經久之計如清水鄉竈丁草蕩以

絕富人之兼并革收糧圖戶以消糧長之侵漁取布

行人代糧長輸布而聽其齎持私貸以贍不足皆有

惠利及民而公事沛然以集巡撫使下其法于他州

俾悉遵之以母憂去在官甫二載松民懷至今弘治

初詔天下舉異才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以瑩應吏

部尚書王恕聞之喜曰薦人者當如是矣將驟用瑩

而未得其所庚戌起知山西之平陽明年春即以為

河南按察使時河溢境内漂流數萬餘家瑩躬蒞賑

䘏所全活甚衆河南錢穀於北州為浩穰巡撫徐恪

欲考見本末而衆難之以問瑩瑩曰視萬猶千視千

猶百夫何難顧非職耳徐公舉瑩以代旬日間宿蠹一清衆皆服之七月陞應天尹京府素稱難治而守備蔣琮者尤怙寵作奸與言官奏訐連歲所蔓引罪黜甚衆而事終不決瑩承命推鞫初若不與異者琮覘知之不為意最後及山陵龍脈事琮遂得罪去瑩在府屢治大獄舉法不阿類若此是舉衆尤稱快謂絶類王沂公之去丁謂云應天故有常例錢數千緡以給宴勞瑩至悉歸罷之民及壬子鄉試乃出其在官者助場屋費是歲陞南京工部右侍郎尋改左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理軍務錦田賦與兩廣猺獞為

寇聚衆幾三萬人瑩謂不開其生路賊將致死於我乃下令除首惡必擒餘悉置不問賊聞之稍稍散去遂得其倡亂者十八人置之法而牒其餘歸本貫兵不血刃一方以寧於是巡屬水旱連二十州而諸藩府繕修未息公私困弊衡州等處乏鹽瑩奏通廣鹽收其餘利以助工作給賑濟又奏停綾紗紙銀數萬兩奏減襄府琉璃瓦料以常瓦參之奏止安陸州展北城以益藩府地凡省費數十萬故年雖祲而民不甚困以疾乞休致總兵官鎮遠侯顧溥上疏懇留謂瑩在湖湘官吏畏其威軍民懷其惠疾不至甚政賴

以和從之將失衆望而瑩請不已章三上許歸就醫藥閑居七年未嘗入城府家遵教飭無絲毫過辛酉以舊官起撫治鄖陽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十六年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視雲南時年幾七十矣單車屏從躬訪利弊雖巖阻瘴癘人迹所不到之處一一履行奏劾鎮守及巡撫官罪狀黜不職文武吏千數百員修城池勵兵馬賑貧窮撫流散威惠大行有爲土官奪其牛不還者聞瑩至走愬之瑩還其狀曰汝第歸彼今歸汝牛矣已而果然且詰瑩伏罪瑩慰而遣之他土官聚兵仇殺且攻城有司不能制以白瑩

瑩曰吾在賊敢爾耶不去當直擣其巢穴舉其族覆之聲聞即斂兵退其爲蠻夷所畏服如此召爲南京刑部尚書疏決無滯犴獄幾空乙丑夏上章乞致仕逆瑾用事摘其勘降平侯承襲事落職爲民又以守松江日裁減官布以蘇民困責輸米五百石瑩怡然受命然自是家益貧戊辰以疾終又明年瑾誅詔書盡復其官秩爲人誠慤簡易不事邊幅於世味澹然未嘗有所好布衣蔬食僅適口體陋室敝廬僅取蔽覆鄉隣老穉耕夫牧豎見者皆接以欵誠而聰明果決遇事立斷通而有介正而不迂在言路抗顏直論

聞者縮頸更兩郡去之日一物不以自隨宦途來往四十年水行單舸陸走隻輪而已一時正人君子雖交口稱之而沮之者亦力瑩常先覺急流中輒勇退故不爲所制而卒能全其高居家孝弟事父素軒意誠色順未嘗有違忤從兄早世撫其孤不異己生子孫皆授以恒業愛而能勞雖處高位而皆朴愿力學無貴驕氣由教使然也年七十五贈太子少保謚清簡

周文興

周文興字用賓江山人正德三年進士甫登第即疏

疾乞歸讀書于江郎山中者八年部檄促之官起爲
刑部主事歷官鴻臚卿在任屢起屢退前後實歷不
踰二考廟堂重其恬泊特踰次遷之得至列卿嘉靖
十六年懇章致仕愛杭山水之勝築室清平山下凝
然兀坐終日無憊色葆眞順和寄思塵壒之外與人
交樂易無城府玄言高論意豁如也總督尚書胡宗
憲表其里曰高士坊與夙講理學而兼通攝養能百
日不食試以木椎擊顱骨不作痛楚嘉靖三十九年
與壽八十二矣偶微疾預知死期以剌徧別所知而
後屬纊歸葬江山羣公爲肖像故寓祠之

趙鏜

趙鏜字仲聲號方泉浙之江山人嘉靖丙午赴棘闈試主司亟賞歎之曰不意寸晷中有此奇作也拔高等丁未成進士仍選庶吉士讀中秘書改授河南道御史督長蘆鹾政時軍興需鹽課甚急人以儒者易之而鏜獨悉心經理尋究弊源逾月條上封事皆中肯綮老吏所不能及會代改應天巡按慎舉刺勵風裁諸不法事以桂後惠文彈治之威名大振適南畿學政缺命鏜董其事寔壬子四月中旬也時棘闈期迫就試者不下萬人士之夤緣干請者一切峻絶之

不爲動歲乙卯按江南益矢虔慎所命題皆人所不能期而品題讐校即與論所預擬者不爽尺寸內閣瑶泉申潁陽許荊石王皆所深奬而首錄之者也其他布列中外展釆錯事者不可勝數益督學官之得士未有如此多者丙辰秋以疾乞歸仍補河南道刷卷畿輔擢順天府丞時府方缺尹諸務蝟集鐘以臺臣夙望飭典法繩之大府帖然無敢闌出入者無何改大理少卿民相率以不究貿而父泉塘公訃至矣晨夜馳還哀毀骨立丙寅服除陞膽黃通政未蒞遂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既荷殊眷日夜奮勵思所以

報 上爲條六事以獻 世廟益器重之方注意大用未果 穆宗改元鏜爲舊臣移疾乞身歸里杜門不問外事暇則與一二親故徜徉文溪間取古人四留義更號留齋居士鏜兩朝舊臣磊落有抱負始與江陵相同年又同館人謂馳一束道地立可召用而傲然不屑也曰吾奚敢忘 朝廷且如吾志何所著有留齋漫稿趙氏家譜六卷行於世

吳啅

吳啅字景端開化人也通書易春秋以鄉舉入太學與蘭谿章懋安福劉戬四明楊守阯交責善輔仁多

所裨益旣而諸子皆舉進士位大僚而𠻳久不調太
息曰親老矣尚擇祿爲耶就江浦教諭迎其父就養
敎以敦本力踐爲先務學東有隙沮洳鑿池種蓮亭
其中日求樂與莊行人杲日淪浹灑然於吟風弄月
之趣相樂也提學御史及按史賢者並以爲有道賓
禮之久之乞終養歸朝夕養志不違燕適諸可以娛
親心者靡不致焉執親喪一於禮老猶毀頓與弟賺
怡怡友愛始終無間言追復遠祖祠田歲時祭祀胥
宴集胥訓告以合族鄉閭質平獄訟衰息焉𠻳學專
爲已不溺於記誦辭章之習自江浦歸家食餘二十

年郡邑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屨常滿嘗書太極西銘示爲學本原及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窮理之要又謂學者日學欲有用須養氣氣克即天下事無不可辨者人士即所居稱文山先生

何倫

何倫字宗道別號東山江山人天性至孝居父憂哀毀踰禮事母尤曲意承顏家雖貧甘旨不缺衣服必備或營辦不足輒借貸於人曰不若是何以慰吾母心及母亡殯斂遵古禮疏食三年如一日喪畢猶不釋服不入內鄉飲亦不赴曰吾親在淺土吾其忍乎

郡守李公縣尹劉黃二公咸貽之葬賻對使者拜受於家終不造謝曰吾罪人不敢至公庭也貧失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初從陽明先生講學於越既而復從王心齋王龍溪薛中離諸公游晚年復拜甘泉先生於南都及歸充然如有得也日與西山東溪諸公切劘以終其身一邑令欲見之而終不可得適族人有重役令曰何孝子見我可免也倫薄其人竟不往族人恚且詈不顧也一夜盜入其室竊器物而出倫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其器物大聲曰盜孝子者不祥自是

其人不復爲盜噫若孝子者將非王彥方之流也歟

補遺

葉貞

葉貞字惟正浙江西安縣人永樂二年進士四年由庶吉士授江西道御史巡按山東河南福建督學南畿陞江西副使被誣逮繫　成祖燭其誣超陞右副都御史卒

吾紳

吾紳衢州府人永樂甲申進士選爲庶吉士入翰林與書因與同列言理刑　太宗聞之遂俱改刑部

主事治獄寛平有名稱尋陞郎中超拜禮部右侍郎
太宗謂尚書呂震曰吾紳出自翰林可佐卿典禮矣
既而爲震所擠出爲廣東右叅政尋復職改南京刑
部奉命考察兩廣福建方面官有叅政素貪黷結權
要且以紳爲故僚友紳竟黜之時稱其公還朝復禮
部侍郎卒紳性率直於人短長無所較視榮辱若不
以介意初拜侍郎時衣冠畢賀而一室蕭然了無供
具有誚之曰拜官不祀先會客乎紳笑唯而已

毛　愷

毛愷字遠和浙江江山縣人嘉靖十四年進士由行

人選廣西道御史疏詈鄒守益忤執政謫寧國府推
官陞南工部主事累陞刑部尚書疏請致仕

王　璣

王璣字在叔衢州府西安人嘉靖[illegible]年進士選授兵
科給事準古酌今論關時政而[illegible]內閣重權以防
壅蔽尤人所不敢言者虜寇大同將臣失律反以捷
聞奉　命查勘功罪盡得其鈔略驅搶實跡及各官
行事直疏以聞邊鎮股栗烏思藏乞襲天乘法王於
所貢方物外私進鍍金古佛一尊舍利十顆上言明
好惡訓華夷以垂法萬世詞嚴義正識者韙之外補

僉憲轉副使備兵天津沿河皆屯所無司庚者奸人時駕小艇名假貿鹽實窺便攘刼覺而追之莫可指實乃籍其船戶官爲編類令船尾各書一禽以相識別因得徑指船禽以赴訴盜無一得脫者河道肅清値九廟大工之役部委撈尋飄流木植親歷沿海敲氷伐葦獲木無算歷晉右僉都御史時權貴欲市恩援以附己屹不爲動乃嗾言官裁革添設重臣回籍聽用一意斂退更無意天下事矣里居十年歿所著在菴遺稿藏于家

王　敏

王敏字進德寧海人氣剛有膽略不與人為妖行其家圖貧嘗其為學飢渴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飫豢肉者人非類雖欲飲食之弗能也嘗與其友夜讀空舍中夜半聞有以事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叱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其友愧謝貢入太學分教秋方鄉將若其清介欲試之召飲酒惟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排門出文學拜御史兄歸時蔡伯巨郭濬皆負豪氣不服人

至濬進德則自謝弗及也